

做好学习是党员干部的基础

——读陈云《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

□ 骆 乾

在延安掀起了干部学习的热潮。

在文章中，陈云指出：“我觉得对于学习的意义认识得不够，是决定我们能否下决心学习的关键。”他认为，学习不仅是党员干部的基本标准，还是党员干部的义务和责任，是党员干部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重要途径。他以自身的经历为例，指出了对列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句话的理解。他说，初读这句话，只是认为学习理论的重要性，但是在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后，对这句话又有了新的认识，“实在使人感觉到列宁那句话又有新的意义，认识比过去切实得多了”。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党员干部对学习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还存在着“不曾把学习理论作为党员对党应尽的责任”等现象，因而影响了学习的效果。对此，陈云严肃批评道，“我们好多同志总以为只要一天到晚不停地工作，就算尽了我们党的全部责任”，“这种想法是很不全面的”，不符合党员干部的一个基本要求。因此，他特别强调，“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读书，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改进”，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

老干部、高级干部要成为学习的模范

陈云认为，既然学习是每个党员的责任，那么，“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要想挤时间来读书。

在陈云看来，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成为学习的模范，一是因为他们在党内的地位高，担负的责任重，“常常担负独当一面的领导工作”，要使工作顺利开展，就“更有责任而且更有必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二是因为党面临着很多新问题新挑战，需要培养大批理论联系实际的干部，这也“首先寄托在老干部和高级干部的身上，老干部要担负起这个责任”。他认为，老干部“有斗争经验，学习理论更容易把书本上的东西消化成为自己的，这样，领导工作的水平就可以大大提高”。

与此同时，陈云进一步指出，老干部、高级干部迎来了学习的最好时机。十年内战期间，在白区虽有教材、教员，但因为白色恐怖，没有读书的环境；在苏维埃区域，虽没有白色恐怖的不安，也有教材和教员，但战争频繁，没有办法安心读书；而在当前，延安和一些抗战根据地相对安全，也较为稳定，读书的条件比过去好多了。他希望“老干部应该趁此机会读些书，增加一点知识，不要再把这个机会错过，否则将来就悔之晚矣”。他特别强调：“现在无论你怎样忙，为了把握伟大而又变化多端的中国革命运动，必须增加一点革命的理论，增加一点历史的知识。”

学习要采取不同的方法

陈云认为，个人的程度不同，环境不同，需要不同，学习采取的方式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中，他列举了几种普遍的学习方法。

第一，“一本一本书读懂的办法”。陈云指出，这种办法适合没有什么底子、各种知识都很缺乏的初学者。这种人要老老实实做小学生，要“将现有的主要教科书一本一本地读，既不是弛急，也不用着急，一步一步来。可以每个星期读三四十页，每字每句都要读懂，不懂的就要认真请教”。他认为，这句不懂那节不晓，而又不想办法一句一句地弄通，这样的读书是没有益处的，而且必然不能坚持，导致半途而废，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要读就读懂，不要一知半解”，要想办法把书上的意思都读懂，达到融会贯通。

第二，“一定要联系实际”。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是要运用它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实际问题，因此，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在陈云看来，理论联系实际有个基本前提，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懂弄通，而不能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读懂，就急着去联系实际，以致“弄得牛头不对马嘴”。他认为，只要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思想方法，就自然而然能把马克思主义“同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具体经验提高到一般理论”，这样再拿这些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就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了。

第三，其他具体的学习方法。陈云还指出了学习的几个具体方法。如“读书要做笔记”，他认为读书做笔记有两个好处，“一是让你多读几次，一是逼着你聚精会神，认真思索，使你了解深刻些，而不像随便看过去那样模模糊糊”。又如成立读书学习小组，“几个人在一起讨论一下，可以互相启发，程度低的还可以得到程度高的同志的帮助”。再如“读书要与懒惰作斗争”，“要订出一个切实的读书计划，照着去办，坚持不懈”等。

在文章的最后，陈云再次指出：“共产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对革命所负的责任这样重大，自己的知识又这样少，应该是‘加油’的时候了！”当前，中国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复杂严峻，在此情形下，重温陈云《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这篇文章，有利于党员干部确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从中汲取我们党攻坚克难不断胜利的宝贵经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重读经典

纵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

【讲话原文】
“纵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现在，有的人对制度缺乏敬畏，根本不按制度行事，甚至随意更改制度；有的人千方百计钻制度空子、打擦边球；有的人不敢也不愿遵守制度，极力逃避制度的约束和监督；等等。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领导干部要增强制度意识，善于在制度的轨道上推进各项事业。广大党员干部要作制度执行的表率，引领全社会增强制度意识，自觉维护制度权威。

——习近平：《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2019年9月24日）

【出处】
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纵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

用典释义

弊政；虽非良法，得贤才行之，亦救得一半。人、法皆善，治道成矣。

——（明）胡居仁《居业录》

【解读】
胡居仁（1434—1484年），明代著名理学家，曾两次主持白鹿洞书院，其所著《居业录》被称为道学正宗。

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究竟是人还是法律制度？胡居仁引用《周易·系辞下》中的话说：“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认为道的推行，非贤明之人不可。并称：“纵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纵然有了好的法令和美好的意图，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去执行它，反而会成为有害的政令。“虽非良法，得贤才行之，亦救得一半。”即使法律不完善，但得到贤明之人去执行，也能纠正一半错误。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阐明人和法关系的是战国末期的荀子。他认为国家的治乱决定于有没有“治人”，即是否贤人当

政。《荀子·王制》称：“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北宋王安石在变法中也深切感受到：“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胡居仁继承了上述思想并有所发展，主张：“人、法皆善，治道成矣。”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此典故在强调强化制度执行力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领导干部要增强制度意识，善于在制度的轨道上推进各项事业。广大党员干部要作制度执行的表率，引领全社会增强制度意识，自觉维护制度权威。这对于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杨立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专题·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框架 宋世明
文化价值与国家治理：基于63个经济体的实证分析 杨永恒 龚 璞
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何以转型 陈 朋

5G发展关键性战略资源管理与技术治理制度研究 杨晓娇 易继明
专题·经典研究
《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的历史命运 董振华
享乐主义与劳动创造主义之辨——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文本的考察 袁吉富

专题·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新中国70年社会组织方式的三次变化 龚维斌
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 庞元正 吴晶晶
毛泽东对确立和完善人民政协制度的历史性贡献 赵连稳

专题·党内法规研究
中国共产党组织演化的制度逻辑 蒋来用

——新中国70年来中国共产党组织类党内法规发展述评 张立伟
依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新中国70年来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变迁为视角 陈 雪 刘 锐

马克思主义理论
哲学的问题意识与中国问题 邹广文 郑宇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前提和核心 孟源北 孙宜芳

党的建设
新时代提高党建质量的价值、向度与标识 刘宗洪
提高新时代党建质量的辩证思考 王建华
形式主义的治理机制研究 蒋来用

作为“现代三圣”之一的马一浮一生勤于读书、精于治学，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其学问学识、人品风骨，令人敬仰。马一浮手订的《复性书院学规》集中展现了其独特治学理念、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提出了读书治学“四端”说：“一曰主敬，二曰穷理，三曰博文，四曰笃行。”并将之深化概括为“四要”：“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是进德之要。”《复性书院学规》蕴含的读书“四要则”，为当下人们在为学进道之路上不断精进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借鉴和理念参照。

主敬：涵养之要

马一浮曰：“欲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随事察识，语语销归自性，然后读得一书，自有一书之用，不是泛泛读过。”由此可见，读书治学第一要义在于安定心气。相反，假若内心不安心、心浮气躁，“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然而，“主敬”作为涵养之要，定功就在“主敬”的奉行里。读书“必资于主敬，必赖于笃行”，否则，“只是自欺欺人而已”。因此，马一浮在《复性书院学规》中主张，读书首先必须“主敬”，“敬之一字，聪明睿智，皆由此出”，若无“主敬”则“居处不恭，执事不敬，与人不忠，则奔心汨没，万事坠坏，安在其能致思穷理邪？”

马一浮认为，人心之本体原本是“虚明不昧”“含容深广”的，然而由于“为气禀所拘”“为物欲所蔽”，故

《复性书院学规》蕴含的读书“四要则”

□ 何兵兵

而“不免偏小而失其广大之量”“不免昏暗而失其觉照之用”。如何教正？唯有“持其志，毋暴其气”。马一浮说道：“何以持志？主敬而已矣。伊川曰‘涵养须用敬’，即持志之谓也。以率气言，谓之主敬；以不迁言，谓之居敬；以守之有恒言，谓之持敬。心主于义理而不走作，气自收敛。精神凝聚则照用自出，自然宽舒流畅，绝非拘迫之意。”故而，“敬则此心常存，义理昭著，不敬则此心防失，私欲萌生。敬则气之昏者可明，浊者可清。气既清明，义理自显，自心能为主宰。不敬则昏浊之气展转增上，通体染污，蔽于习俗，流于非僻而不自知，终为小人之归而已矣”。

由此可见，定心的前提是下足“主敬”之涵养真功，读书须以“主敬”涵养之，唯主敬才可安定此心，唯主敬读书之道才可通，唯主敬才可胜私，唯主敬才可息妄。故而“唯务向外求知，以多闻多见为事，以记览杂博相高，以驰辩骋说为能，以批驳攻难自贵，而不肯阙疑阙殆。此皆胜心私见。欲以矜名哗众，而不知其徇物忘己。坠于肆慢，戕贼自心。故其闻见之知愈多者，其发为肆慢亦愈甚。往而不返，不可救药”。只有“主敬”，私欲和

妄念才不断消逝，读书之正心才可逐渐养成，唯有如此读书才可有主心骨，才可日益精进而有所得、有所获。

穷理：致知之要

读书是人类文明得以赓续延绵的重要途径，也是人类享受多彩精神世界的重要活动。那么，究竟为什么要读书呢？现实中的有些人抱着功利而读，或者为打发时间而读，或因个人喜好而读，要么泛泛寻求，要么匆匆涉猎。但马一浮先生最忌讳读者在读书尤其在阅读经典书籍时总是“匆匆涉猎”。他告诫说：“若一向读书，只匆匆涉猎，泛泛寻求，便谓文义已了，能事已毕，终其身，昏而无得也。”读书不能仅仅满足于文句的表面文义，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潜心阅读获取文字中里行间的深层旨义。假若仅仅满足于了解表面文义，“轻言易了，决定不思，是闭门而入也”。所以，马一浮认为读书最忌讳之处在于“自谓己了”。再自己一旦以为明白了，就不会再深入思考和追问其深层要义，这就使得我们不但不能实现“穷理”的目标，而且还有可能会陷入“浑然昏昧”的状态，出现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的负效果。

马一浮说：“读书贵能切己体究，方是锁钥合在一处，否则任读多少，终是了无干涉”。要避免出现“浑然昏昧”和“自谓己了”的状态，读书不仅“需字字反求于身心，在穷理功夫上入手，证之于圣贤经典，证之于古人已证之言”，更要“一一反之自心，仔细体究，随事察识，不等闲放过。如人学射，久久方中。到得一旦豁然贯通，表里洞然，不留余感所谓直到不疑之地，方可名为致知也”。由此可见，穷理致知，不仅要经查阅古代圣贤的经书典籍和古人已有证实之言论而把握其要义，还要通过反之身心，亲身体悟、精准察识。对于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马一浮所提倡“反之身心”，在我看来，亦含有“反之于时代”之意蕴，即要把作为社会人的自己融入瞬息万变的激荡时代洪流之中，把作为现实人的自己沉入水深火热的生动社会实践之中去反躬自省、切身体认。

博文：立事之要

马一浮指出：“博者，通而不执之谓。立者，确乎不拔之称。易言之，亦可谓通经为致用之要也。”还强调：“此谓不能立事，其故由于不

学，即未尝博文也。虽或偶中，而幽冥莫知其原，未尝穷理也。”由此可见，在马一浮先生看来，“‘不学’言未尝读书，‘无术’即是没办法”，“遇事要有办法，必须读书穷理始得”。因而，博文乃立事之要，通经为致用之要，读书之道在于博文立事、通经致用。马一浮认为博文之文和立事之事，“不是指文辞为文，亦不限以典籍为文，凡天地间一切事皆文也，从一身推之家国天下皆事也。道外无事，亦即道外无文”。

在马一浮先生看来：“博文，如物之生长，必积渐移至广大。立事，如物之成实，必贞固而后有成。今人欲立事而不务博文，是犹不耕而望获也。”世事洞察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读书治学之道与明辨事理密不可分，但又不能仅仅局限于读书本。马一浮所言“博文”，“决不是徒夸记览，徒骋辞说，以炫其多闻而不切于事遂可以当之，必其贯通淹贯，畜德多而谨于察物者也”。其所言“立事”，“不是智效一官，行效一能，不该不遍，守其一曲遂足以当之，必其可以大受当于物而卓然不惑者也”。再者，马一浮反复强调，读书治学切忌“自谓已知己能”，假若如此就“自画而不可以进于博，不可以与于立矣”。

由此可见，马一浮主张既要读浩瀚如烟之“有字之书”，更要读广阔天地之“无字之书”，并且要切实做到博文立事、躬身体察、通经致用。

笃行：进德之要

在马一浮看来，主敬涵养、穷理致知、博文立事，最后都要依仗于笃行。唯有笃行，才能进德。如果离开笃行，掌握再多的读书要则，都只是空疏无物。故而，笃行是进德之要，亦为读书之最终旨归。何谓“不笃”？重在“诚”字。正所谓“行之不笃，即是不诚。不诚则是无物。一有欠缺，一有间断，便是不笃”。如何“笃行”？贵在“实”字。正如马一浮所说，读书时“主敬须实是主敬，穷理须实是穷理，博文须实是博文，此便是笃行，一有不实，只是空言。涵养得力，致知无尽，应事不惑，便是进德。若只言不行，安能有所得？行而不力，安望有进？故言虽分三，事唯一是，总此四门，约为一行”。因此，读书治学要有所获、有所得，必须切己体会圣学之宗要，“语语从体验得来，从胸襟流出，一字不敢轻下”，切实做到即知即行、即博即约、一以贯之，即下学、又上达。假若读书仅仅“只作一种知解、一种言说领取，而不肯笃行，则是辜负自己、辜负先圣”。

